

# 不同自立水平大学生在积极和消极事件上的解释偏向

方小平<sup>1</sup>, 刘建平<sup>2</sup>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 330038;2.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 3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自立水平大学生在积极和消极事件上的解释加工特点。**方法:**采用《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积极和消极事件解释偏向测验》对高低自立水平两组学生在积极和消极事件上的解释偏向进行研究。**结果:**无论是在解释产生阶段还是在解释选择阶段,与高自立组相比,低自立组学生的积极解释较少,消极解释较多。**结论:**低自立学生对待事件有积极解释缺乏、消极化解释倾向。

**【关键词】** 自立人格;积极事件;消极事件;解释偏向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4.025

## Interpretative Bia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in High and Low Self-supporting Undergraduates

FANG Xiao-ping<sup>1</sup>, LIU Jian-ping<sup>2</sup>

<sup>1</sup>Institute of Education,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sup>2</sup>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interpretative bias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in under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self-supporting levels. **Methods:** This study tried to find out interpretative bias with the high and low self-supporting groups of 72 undergraduates as subjects by Self-supporting Personality Scale for Adolescent Student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Interpretation Questionnai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Results:** Both on the interpretatively generative stage and on the interpretatively selective stage, the low self-supporting group of undergraduates scored higher on the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lower on the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than the high self-supporting group. **Conclusion:** The low self-supporting undergraduates might lack posi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show a negative tendency of interpretation towards events compared with the high self-supporting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Self-supporting personality; Positive events; Negative events; Interpretative bias

自立人格是指在解决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独立、主动、责任、灵活和开放五种特质的一种综合性人格因素,这5种人格特质分别聚集在人际和个人两大领域,因而自立又可分为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维度<sup>[1,2]</sup>。

自立的研究显示,不同自立水平个体存在不同的认知加工特点。低自立水平者对消极的人际评价词或个人评价词存在注意偏向,高自立水平者对积极的人际评价词或个人评价词存在注意偏向<sup>[3,4]</sup>,高自立水平者对自己和他人的图式较低自立水平者更为积极<sup>[5]</sup>;夏凌翔、张冉冉和高尚研究表明低人际自立组学生对消极情绪形容词存在注意偏向<sup>[6]</sup>。根据认知加工偏向的图式理论,这些研究表明不同自立水平者可能存在不同的人际关系质量图式,而Xia, Liu, Ding等人的研究显示高自立水平者感知的主客观社会支持水平平均高于低自立水平者,表明高自立

水平者可能拥有“受人欢迎”人际关系图式,低自立者可能拥有“不太受人欢迎”的图式<sup>[7]</sup>。Bandura<sup>[8]</sup>研究指出高自我效能者较低自我效能者拥有更为积极的个人能力图式,而高自立水平者自我效能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水平都要显著高于低自立水平者<sup>[9,10]</sup>,这可能显示不同自立水平学生持有不同水平的个人能力图式。综上所述,不同自立水平个体存在对信息的不同注意偏向,相比低自立水平者而言,高自立水平者可能拥有更积极的人际关系图式和能力图式。

解释偏向与注意偏向关系密切。对特质焦虑的研究显示,负性注意偏向与负性解释偏向有显著正相关<sup>[11,12]</sup>。从国内有关加工偏向的研究来看,注意偏向是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解释偏向则是研究薄弱环节。不仅如此,从已有国内外解释偏向的研究对象来看,选取的对象多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患者<sup>[13,14]</sup>、人格障碍患者<sup>[15]</sup>,也有特质焦虑或攻击等消极人格特质对解释偏向影响的研究<sup>[12,16]</sup>,除了对外向性与解释偏向的关系有探讨外<sup>[17]</sup>,对于正常人群中积极人格特质与解释偏向关系的研究较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BSH071)资助;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6YB102)资助;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通讯作者:刘建平,liujianping@jxnu.edu.cn

从解释偏向的研究材料来看,研究者们选取的事件多是模糊事件<sup>[18]</sup>,对于具有明确效价的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的解释研究较少。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不同认知图式会使得对同样明确性质的事件有着解释的差异。在追求自身完美和别人认可这两种失调信念支配下产生的无能和不受欢迎的负面图式不仅影响高社交焦虑者对含糊事件的解释加工,还影响个体对积极事件的解释加工<sup>[19-21]</sup>。社交焦虑组对积极事件比控制组有更多的消极解释,这种消极化解释方式似乎呈现一种固着状态,即使是积极事件,社交焦虑个体也认为这些事件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sup>[21,22]</sup>。无能和不受欢迎的负面图式不仅使社交焦虑患者对积极事件有消极化解释的偏向,还使得其对消极事件解释更消极、有将消极事件灾难化的倾向<sup>[23,24]</sup>。

前述研究显示,不同自立水平者存在对信息的注意偏向,根据认知加工偏向的图式理论,那么拥有不同水平能力图式和人际关系图式的不同自立水平个体对人际关系质量和个人能力方面的信息是否有解释偏向呢?不仅如此,低自立组持有的一些消极自我图式(低能力和不受人喜欢)和社交焦虑患者及抑郁患者是类似的,那么这些图式可能也会像影响焦虑患者那样,影响低自立个体对不同性质事件的解释,而高自立个体所拥有的积极图式可能也会影响其在不同性质事件中的解释,使得高低自立组在积极和消极事件上的积极和消极解释有显著差异。直至今日,并没有相关研究探讨不同自立水平者的解释偏向,更没有研究探讨不同自立水平者在积极和消极事件上的解释特点。因而本研究探讨不同自立水平者对不同性质事件的解释特点,为尝试能否通过解释偏向干预提高低自立水平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 1 研究方法

### 1.1 被试

被试来自江西某所高校,对该高校1111名大学生采用整班随机施测,根据被试的自立量表总得分、人际自立量表得分和个人自立量表得分进行筛选,选取在自立量表上总得分高分端27%,且在人际自立量表和个人自立量表上得分都是高分端27%的被试作为高自立组;选取在自立量表上总得分低分端27%且在人际自立量表和个人自立量表上得分都是低分端27%的被试作为低自立组。剔除在抑郁自评量表上和焦虑自评量表上得分大于50分的被试,最

终得到低自立组被试138人,高自立组142人。低自立组男生52人,女生86人;高自立组男生59人,女生83人;所有被试的年龄在16-23岁之间。两组被试在年龄和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两组被试中随机选出高低自立组各42人,两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剔除无效数据后的有效被试共72人,低自立组37人,其中男生14人,女生23人;高自立组35人,其中男生15人,女生20人,高低自立组在性别和年龄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自立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上的得分见表1。

表1 高低自立组被试基本情况

	低自立组 (n=37)	高自立组 (n=35)	<i>t</i>	<i>df</i>	<i>P</i>
自立总均分	3.08±0.20	4.07±0.15	-23.38	70	0.000
个人自立	3.13±0.27	4.00±0.17	-16.51	70	0.000
人际自立	3.03±0.28	4.14±0.21	-18.83	70	0.000
抑郁	43.68±3.42	44.60±3.95	-1.06	70	0.29
焦虑	44.11±3.41	44.29±3.95	-0.20	70	0.84

###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Self-Supporting Personality Scale for Adolescent Students, SSPS-AS)采用夏凌翔和黄希庭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该量表主要有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维度组成。已有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2。

1.2.2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该量表共有20题,量表采用4级评分<sup>[25]</sup>。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0。

1.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该量表共有20题,量表采用4级评分<sup>[26]</sup>。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4。

1.2.4 解释偏向测验 ①积极和消极事件测验:本研究参照Beard和Amir的解释偏向问卷<sup>[27]</sup>(Interpretation Questionnaire)、Berna, Lang, Goodwin和Holmes的模糊情景测验<sup>[28]</sup>(Ambiguous Scenarios Test, AST)所使用的文本材料范式。通过访谈获得12个积极事件与12个消极事件的材料,其中有6个积极人际交往情景事件,6个积极个人任务情景事件,6个消极人际交往情景事件,6个消极个人任务情景事件。每呈现一个句子让被试先对句子做开放性的解释,然后再对句子后面给出的三种解释(积极、消极和中性)做1-5级的评价,“1”表示“完全不可能”,“5”表示“非常可能”。

②材料呈现:采用纸质问卷将问题呈现给被试。本研究将开放性问题 and 所给的解释评价分别呈现给被试,开放性问题在问卷单面,解释性评价在问卷的双面(反面)。要求被试先对所给事件做开放性解释,让被试写下最先进入头脑中的想法,事件解释完毕后,再让被试就问卷双面的该情景的积极、消极和中性解释答案进行可能性评价。一题结束后再进行下一题的测验。为了平衡顺序效应和选择偏向问题,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间隔出现,人际交往情景和个人任务情景事件交替出现。测验材料共有两个版本,版本2的前12个问题是版本1的后12个问题,版本2的后12个问题是版本1的前12个问题,同时采用拉丁方方法平衡三种解释的顺序效应。

### 1.3 研究设计

采取2(组别:低自立组和高自立组)×2(情景类型:人际交往情景和个人任务情景)×2(事件性质:积极和消极)×3(解释效价:积极、消极和中性)四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情景类型、事件性质和解释效价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产生的解释得分或解释评价得分。

### 1.4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19.0进行分析。

## 2 结 果

### 2.1 开放性回答的归类

两名不知道被试条件的编码人员对所有给出的答案进行归类(积极、消极或中性),归类前所有答案被输入EXCEL中随机化,因此归类人员不知道哪个答案是来自同一个被试,减少了偏见的可能性。归类标准是:如果被试给出的答案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还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正面肯定)或者以问题解决为定向都归为积极解释这一类,如“我自身能力还可以了”、“他们信任我”或“我努力就可以通过了”。如果被试给出的答案是对自己的消极评价(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贬低,还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沉溺于负性情绪都归类为消极解释,如“我能力还欠缺”、“他们不喜欢和我一起去”或“太让人难过了”。被试回答不涉及上面两类的则归为中性解释类(除去回答“我不知道”的答案)。归类后,研究者再根据编类,为每个被试的每题答案进行计量得分,每个解释计1分,并归入相应类别下面,如果一个题目,被试给了两种或三种性质的答案,则每个答案的计分是1/n(n为被试在某题上的所有答案个数)。

### 2.2 对开放性回答的量化分析

归类后高低自立组对不同性质事件产生的解释数量见表2。

采取2(组别:低自立组和高自立组)×2(事件性质:积极和消极)×2(情景类型:人际交往情景和个人任务情景)×3(解释效价:积极、消极和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主效应:事件性质主效应显著( $F_{(1,70)}=11.17, P=0.001$ );情景类型主效应显著( $F_{(1,70)}=5.31, P=0.024$ );解释效价主效应显著( $F_{(2,140)}=60.27, P<0.001$ );组别主效应不显著。②交互作用:解释效价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8.86, P<0.001$ );事件性质和解释效价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324.34, P<0.001$ );情景类型和解释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50.22, P<0.001$ );事件性质、情景类型和解释效价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63.80, P<0.001$ );其他的二重、三重及四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③解释效价和组别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由于事件性质、情景类型和解释效价的三重交互作用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所以在此不作简单效应分析。只对解释效价和组别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组别在积极解释上的效应显著( $F_{(1,70)}=8.52, P=0.005$ ),低自立组的积极解释显著少于高自立组,组别在消极解释上的效应显著( $F_{(1,70)}=11.62, P=0.001$ ),低自立组的消极解释显著多于高自立组;组别在中性解释上的效应不显著。

表2 高低自立组在不同性质事件上产生的解释数量(低自立组n=37,高自立组n=35)

			积极解释 (M±SD)	中性解释 (M±SD)	消极解释 (M±SD)
低自立组	积极	人际情景	4.03±1.44	0.86±0.81	0.89±1.50
		事件 任务情景	4.25±1.09	1.09±0.74	0.64±1.03
	消极	人际情景	0.80±0.88	2.68±1.42	2.57±1.52
		事件 任务情景	1.28±1.06	0.45±0.55	4.53±1.54
高自立组	积极	人际情景	4.60±1.36	0.90±1.10	0.26±0.49
		事件 任务情景	4.87±1.09	0.94±0.83	0.20±0.39
	消极	人际情景	0.89±0.99	3.14±1.08	2.06±1.43
		事件 任务情景	1.78±1.31	0.77±0.97	3.51±1.56

表3 高低自立组在不同性质事件上产生的解释差异(低自立组n=37,高自立组n=35)

	低自立组 (M±SD)	高自立组 (M±SD)	F	P
积极解释	10.36±2.63	12.14±2.55	8.52**	0.005
中性解释	5.08±2.25	5.75±2.31	1.54	0.22
消极解释	8.63±3.78	6.02±2.55	11.62**	0.001



## 2.3 高低自立组对不同情景类型不同性质事件的解释评价

高低自立组对不同情景类型不同性质事件的解释评价结果见表4。

采取2(组别:低自立组和高自立组)×2(事件性质:积极和消极)×2(情景类型:人际交往情景和个人任务情景)×3(解释效价:积极、消极和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主效应:情景类型主效应显著( $F_{(1,70)}=34.26, P<0.001$ );解释效价主效应显著( $F_{(2,140)}=98.92, P<0.001$ );组别和事件性质主效应均不显著。②交互作用:解释效价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23.53, P<0.001$ );事件性质与情景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_{(1,70)}=18.50, P<0.001$ );事件性质与解释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112.75, P<0.001$ );情景类型与解释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41.55, P<0.001$ );事件性质、情景类型与解释效价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F_{(2,140)}=51.73, P<0.001$ );其他的二重、三重和四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③解释效价与组别的交互作用分析:虽然事件性质、情景类型和解释效价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但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不做分析。在此只对解释效价与组别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5。组别在积极解释上的效应显著( $F_{(1,70)}=11.73, P=0.001$ ),低自立组的积极解释得分显著低于高自立组的积极解释得分;组别在消极解释上的效应显著( $F_{(1,70)}=20.42, P<0.001$ ),低自立组的消极解释显著多于高自立组的消极解释;组别在中性解释上的效应不显著。

表4 高低自立组在不同性质事件上不同性质解释的评价结果(低自立组n=37,高自立组n=35)

		积极解释 (M±SD)	中性解释 (M±SD)	消极解释 (M±SD)
低自立组	积极 人际情景	3.60±0.68	3.19±0.50	2.44±0.61
	事件 任务情景	3.40±0.69	3.22±0.66	2.62±0.58
	消极 人际情景	2.73±0.56	3.59±0.56	2.87±0.75
	事件 任务情景	3.21±0.61	3.18±0.52	3.33±0.59
高自立组	积极 人际情景	4.17±0.48	3.08±0.56	1.87±0.55
	事件 任务情景	3.84±0.56	3.11±0.58	2.15±0.51
	消极 人际情景	2.94±0.54	3.51±0.55	2.20±0.68
	事件 任务情景	3.54±0.53	3.08±0.58	3.07±0.60

表5 高低自立组的积极解释和消极解释差异(低自立组n=37,高自立组n=35)

	低自立组 (M±SD)	高自立组 (M±SD)	F	P
积极解释	3.23±0.52	3.62±0.44	11.73**	0.001
中性解释	3.29±0.43	3.19±0.43	0.98	0.33
消极解释	2.82±0.50	2.33±0.42	20.42***	0.000

## 3 讨 论

解释加工包括产生解释和在产生的解释中做出优先选择两个环节,在产生阶段个体产生对事件的解释,不涉及对解释的选择;解释评价则包括产生解释和选择解释两个阶段<sup>[29]</sup>。本研究中的开放式回答是让个体写下最先进入脑海中的想法,是解释的产生阶段,这种加工具有自动反应倾向,很少有社会期许效应;研究中的解释评价问卷则是考量了个体的解释选择阶段<sup>[30]</sup>。从研究结果来看,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和解释评价的结果基本一致,无论是个体产生的解释数量,还是个体对解释的选择,低自立组的积极解释显著少于高自立组,低自立组的消极解释显著多于高自立组,这说明低自立组无论在积极的个人任务情景和人际交往情景中,还是在消极的个人任务情景和人际交往情景中,相比高自立组而言,积极解释较少,消极解释更多。对自立人格的研究显示,高自立者往往持有“能干、受人喜欢”的图式,而低自立者却持有“低能、不受欢迎”的图式<sup>[3,7-9]</sup>。低自立者的这种图式与高社交焦虑者对自我的看法较为相近,而已有研究也表明低社交焦虑个体在社交事件中比高社交焦虑患者存在更多的积极解释,消极解释更少<sup>[21,22,31]</sup>。

高低自立组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由于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受个体固有图式的影响。本研究要求被试想像自己处在事件描述的场景中然后给出解释,这种自我参照的情况使得信息得到更深的加工,自我相关的想法、事件和情绪被激活,这些信息在记忆中得到精细加工,自我图式能够强有力地影响个体的加工,从而使得个体更乐于接受能验证他们自我的信息,排斥甚至扭曲自我不一致的信息<sup>[32]</sup>。这种影响致使高自立个体按照自我图式一致的方式来积极解释信息,低自立个体在积极事件中仍排斥与其图式不一致的积极解释信息,在消极事件中以更加消极的解释来验证其负面自我概念,高低自立组图式的差异势必会造成两组个体对事件的积极解释和消极解释的差异。

另一方面,高低自立组的这种差异可能还源于高低自立组灵活性差异,低自立组个体认知灵活性可能较高自立组低。有研究表明外向性得分高个体在短时条件下,抑制无关任务的反应速度快于内向个体<sup>[33]</sup>,自立个体的开放性和主动性与外向性有交叉的地方<sup>[34]</sup>。灵活性差的个体对优势任务的抑制能力差,不能在优势任务与非优势任务之间灵活地转化。在性质事件的解释任务中,对低自立个体而言,

积极解释是非优势任务,因为这些积极解释往往与其脑中的概念不一致,甚至相矛盾,消极解释是优势任务,因而低自立组对优势任务消极解释的抑制能力较差,消极解释和积极解释不能灵活转换,即使事件本身性质是积极的,消极解释往往也不可抑制地自动出现。低自立个体的低认知灵活性使得其对事件的积极解释和消极解释与高自立组存在差异。

低自立个体的消极化解释偏向和缺乏积极解释的偏向使得其对事物的看法较为消极,心理咨询ABC理论认为这些消极的看法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情绪及不良的行为,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结果为研究者后续尝试通过解释偏向干预进而提高低自立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依据。

### 参 考 文 献

- 1 夏凌翔. 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重庆: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 夏凌翔, 黄希庭. 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的建构. 心理学报, 2008, 40(5): 593-603
- 3 Xia LX, Shi XL, Zhang Y, Hollon SD. Interpersonal self-support and attentional bias on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3, 48(6): 1246-1259
- 4 Xia LX, Li JC, Song Y, Hollon SD. Personal self-support traits and recognition of self-referent and other-referent informa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13, 41(10): 1589-1596
- 5 夏凌翔, 耿文超. 个人自立与自我图式、他人图式. 心理学报, 2012, 44(4): 478-488
- 6 夏凌翔, 张冉冉, 高尚. 低人际自立与消极情绪词注意偏向的关系.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35(2): 116-120
- 7 Xia LX, Liu J, Ding C, et al. The relation of self-supporting personality, enact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2, 52: 156-160
- 8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 191-215
- 9 方小平, 刘建平, 郑治国. 大学生自立人格、自我效能及自我控制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 13(4): 500-505
- 10 夏凌翔, 黄希庭, 万黎, 杨红升. 大学生的自立人格与现实问题解决.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1: 53-57
- 11 Rozenman M, Amir N, Weersing VR. Performance-based interpretation bias in clinically anxious youths: Relationships with attention, anxiety, and negative cognition. *Behavior Therapy*, 2014, 45: 594-605
- 12 Brosan L, Hoppitt L, Shaffer L, et al.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for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educes trait and state anxiety in anxious patients referred to an out-patient service: Results from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011, 42: 258-264
- 13 Mogg K, Bradbury KE, Bradley BP.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information in clinical depres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44: 1411-1419
- 14 余红玉, 钱铭怡, 姚泥沙. 积极关注对社交焦虑者焦虑及认知偏差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3(6): 1124-1128
- 15 Arntz A, Weertman A, Salet S. Interpretation bias in Cluster-C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1, 49: 472-481
- 16 宋文霞. 认知加工偏向下工读学校学生攻击性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17 Rafienia P, Azadfallah P, Fathi-Ashtiani A, Rasoulzadeh-Tabatabaie K. The role of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od in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 392-402
- 18 朱金卫, 张艳琴, 黄会欣, 张锋. 焦虑诱发对歧义性信息解释偏向的影响—基于跨自我/他人相关情境的探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4): 589-593
- 19 Beck AT, Emery G, Greenberg RL. Anxiety disorders and phobia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 20 Rapee RM, Heimberg RG.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anxiety in social phobia.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97, 35: 741-756
- 21 Laposa JM, Cassin SE, Rector NA.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events in social phobia: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correlates and diagnostic distinctio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10, 24: 203-210
- 22 Alden LE, Taylor CT, Mellings TM, Laposa JM.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event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008, 22: 577-590
- 23 Stopa L, Clark DM. Social phobia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events.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0, 38: 273-283
- 24 Wilson JK, Rapee RM.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ve social events in social phobia: changes during treatment and relationship to outcome.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5, 43: 373-389
- 25 王征宇, 迟玉芬. 抑郁自评量表(SDS). 上海精神医学, 1984, 2: 71-72
- 26 陶明, 高静芳. 修订焦虑自评量表(SAS—CR)的信度及效度.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1994, 20(5): 301-303
- 27 Beard C, Amir N. Interpretation in social anxiety: When meaning precedes ambiguit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9, 33 (4): 406-415

- fluences among family processes and toddlers' sleep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6, 30(6): 720-731
- 9 Bernier A, Bélanger MÈ, Bordeleau S, et al. Mothers, fathers, and toddlers: parental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s a context for young children's sleep.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49(7): 1375-1384
  - 10 Zapata Roblyer MI, Grzywacz JG. Demographic and Parenting Correlates of Adolescent Sleep Functioni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5, 24(11): 3331-3340
  - 11 Brand S, Hatzinger M, Beck J, et al.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leep patterns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9, 32(5): 1189
  - 12 Piteo AM, Roberts RM, Nettelbeck T, et al. Postnatal depress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ant and maternal sleep disruption and family dysfunction. *Early Human Development*, 2013, 89(2): 69-74
  - 13 Johnson HD, Lavoie JC, Mahoney M.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Family Cohesion: Predictors of Loneliness,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Avoidance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001, 16(3): 304-318
  - 14 王明忠, 周宗奎, 范翠英, 等.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 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2): 166-173
  - 15 Ramsawh HJ, Stein MB, Belik SL, et al. Relationship of anxiety disorders, sleep quality,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 in a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09, 43(10): 926-933
  - 16 Abou- Ezzeddine T, Schwartz D, Chang L, et al.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risk of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children's peer groups.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1): 106-127
  - 17 徐夫真, 张文新.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预测: 同伴接纳的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3): 274-281
  - 18 Hebert KR, Fales J, Nangle DW, et al. Linking Social Anxiety and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Indirect Effec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ee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42(11): 1708-1720
  - 19 Rodebaugh TL. Social phobia and perceived friendship qualit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9, 23(23): 872-878
  - 20 Van GM, Goemans A, Vedder PH. The relation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leeping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Sleep Medicine Reviews*, 2015, 27: 89-95
  - 21 Lin Y, Zhang Q, Chen W,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Health among Internal Migrants in Zhong-Shan, China. *Plos One*, 2016, 11(2): e0148397
  - 22 Koo A. Is there any chance to get ahead? Education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migrant famil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2, 33(4): 547-564
  - 23 Hayes AF.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
  - 24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社交焦虑量表.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44-246
  - 25 魏运华. 学校因素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8, 14(2): 12-16
  - 26 彭阳, 王振东, 申雯. 流动儿童家庭关怀、正性情绪对心理韧性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4): 729-732
  - 27 杨彦川, 范方, 蔡柔娜, 等. 初三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项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6): 1102-1105
- (收稿日期:2016-11-09)
- 
- (上接第713页)
- 28 Berna C, Lang TJ, Goodwin GM, Holmes EA.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interpretation bias for depressed mood: An ambiguous scenarios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 349-354
  - 29 Huppert JD, Pasupuleti RV, Foa EB, Mathews A. Interpretation biases in social anxiety: Response generation, response selection, and self-appraisal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7, 45: 1505-1515
  - 30 Wisco BE, Nolen-Hoeksema S.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ole of self-relev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0, 48: 1113-1122
  - 31 许书萍. 高社交焦虑大学生的解释偏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32 Klein SB, Loftus J. The nature of self-referent encoding: The contribution of elaborative and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5: 5-11
  - 33 齐冰, 潘峰. 谁更灵活: 内向者还是外向者.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109-112
  - 34 夏凌翔, 黄希庭, 王登峰. 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的结构——基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结果. *心理科学*, 2008, 31(5): 1035-1038
- (收稿日期:2016-09-09)